

记忆往昔

荡涤灵魂的红色之旅

■ 盛华平

电影《血战台儿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代人。最近,我有幸参加了上海市双拥办组织的活动,赴江苏徐州、山东枣庄参观了王杰烈士纪念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微山湖抗战遗址。

“王杰的枪我们扛”

我们早上从虹桥火车站乘坐G212高铁,仅用了3个小时于中午到达徐州。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也是英雄王杰部队的所在地。下午我们参观了王杰烈士纪念馆。

1980年,我曾到过驻扎在徐州的坦克2师,参加了“装甲兵坡度坦克拖救示范作业现场会”,参观了王杰事迹展览。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事训练,当炸药包意外发生爆炸的危急关头,他毅然扑向炸药包……王杰牺牲后,战友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的日记本。王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解放军报》刊登了王杰的日记,从

此,“两不怕”精神响彻全国。近4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千里来寻故地,王杰部队还在铜山路上。“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这激动人心的歌声在我耳边响起。

“生死已到最后一关”

台儿庄被乾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庄”,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参观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台儿庄大战发生在1938年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与日军正面作战,最终取得胜利。在台儿庄战役激烈进行的时候,日军凭借火炮优势,攻入台儿庄内。守卫的31师师长池峰城组织敢死队,准备夺回阵地。战士们知道此去九死一生,依然踊跃报名。日军要127师王铭章师长投降,他坚决不肯,兵尽粮绝之时,援军未到,他砸毁电台,亲自上西北城墙,指挥警卫连一个排进攻西门城楼,整个排全部阵亡。王师长腹部中弹,用手枪饮弹殉国。战士们牺牲前唱起了“生死已到最后一关”的战歌:“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一关!”

我们乘坐游船到达微山湖盘龙岛上的小李庄,参观刘洪、芳林嫂故居,瞻仰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听导游介绍铁道游击队故事。在车上,全体同志合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西边的太阳快要下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这天下午和晚上,我们游览了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战争把这座城市化为废墟。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发掘了许多文化遗产,抢救出古城的历史文脉。于是,3公里明清古运河,53处二战遗址,江北最密集的城市水系,保存最完整的水工设施得以保护,毁于战火的古城得以重生。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南部枣庄矿区以刘洪、王强为首的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不堪日寇的欺压和蹂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建立起一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他们飞车搞机枪、血染洋行、智打票车、夜袭临城、打冈村,搞情报、夺布车、上济南、下徐州,活跃在日军侵华战争的主要铁路命脉津浦线,鼓舞了铁路沿线人民的抗战士气,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对日作战。老百姓称他们为“飞虎队”,他们在八路军中的正式番号是铁道游击队。

光荣退休

集团总部

李一鸣 杨国良 杨传林 薛良节

宝钢股份

杨永斌 杨琳 刘佩英 张敬 邹明 王渭强 姚中源 陈雄国 周家富 魏莉 翁建珍 张敬 施文龙 曾顺国 陶永林 严正兴 秦宗安 许敏 徐琴 黄琪 黄文华 邵延刚 赵志刚 张金祥 袁洪飞 石永其 郭永富 王路平 苏建明 肖琴 华伟联 尚锡全 王金福 乔翠均 季新家 龚良 周春银 朱弘一 汤伟国 陈文祥 丁同芝 袁伟民 冯斌 殷鸿平 郑军 徐振民 周忠明 顾文清 郑怡平 刘志兴 王福明 戴焱 杨庭煜 田萍 陶明 陈段龙

宝钢股份梅山基地

殷金根 姚建伟 柳万香 於翠琴 盛贵宝 许培培 戴其云 董蕾 郑翠英 王振兴 熊静萍 梁小玲 张磊 吴金妹 王尚保 张国忠 何春明 阮德华 包继红 苏太英 费金荣 代晖 陈增英 张春香 张桂芳 戎家龙 钱瑞金 韩赫威 尹兴梅 刘正国

一浦五联合党委

周跃根 车宇清 蒋春发 林东跃 蔡振勇 王惠萍 王新根 许德龙

宝钢发展

陆启荣 蒋觉元 郑协 邹维国 梁德友 胡德品 卞兆君 张培林 袁宝元 曾广鑫 樊东新 朱建平 李彪 严国荣 江立靖 王建国 张梅芳 吕扣龙 孙宏儒 唐敬 倪永德 顾林其 顾兆兴 秦振兴 孙晓蓉 潘惠娟 滑宝珍 戚慧萍 徐传忠 唐梅娟 陆敬芳 杨仕珍 顾国祥 葛春西 金炳法 金洪良 陈泽云 陈儒 自荣兵 吴振儿

宝钢工程

刘开喜 陆志平 王炜 路有明 王文忠 孙婕 蔡静雯 曹志雄 陆炳昌 李达

宝钢特钢

李中德 陈忠星

宝武冶金

龙浩如

宝钢不锈钢

魏和意 倪铁军 王钢

韶钢钢铁

陈引昌 关兆斌 廖建东 吴志光 方龙生 谢炳均 黄志东 任国强 许英龙 罗遂祥 黄跃明 罗桂华 郭剑峰 郭焯娟 傅志明 陈道林 官宛坤 曹彩云 曾小芹 田芳 卢瑞英 黄跃辉 陈满香 余桂萍 孙玲 刘选玉 黄丹莉 时风华 郑映芹

宝信软件

徐昂 徐玉宝

宝钢金属

王静 李红

诗词咏怀

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

■ 郑振国

五月神兵从天降,上海一军得解放。敌军败退逃纷纷,人民翻身喜洋洋。纪律严明子弟兵,秋毫无犯老百姓。人民政府人民爱,共同建设新上海。海纳百川气度昂,东方魔都美无双。七十年沧桑巨变,归功祖国归功党!

六一同乐(藏头格)

■ 远方

六更总怨翰音匆,一觉青春转眼空。同沐晨曦万物,乐山爱水似顽童。

乡愁感怀(三首)

■ 静心

一 登高举目向东方,缥缈云游似梦翔。年少曾经多砥砺,鬓秋已是少栖惶。栉风沐雨他乡远,流月长沟故土香。老去情怀追四海,天涯望断向朝阳。二 少小飘游不识愁,经风沉雨几春秋。回眸沧海残阳近,更抖精神荡远舟。三 出山州载信天游,回首蹉跎近晚秋。不负沧桑霜雨雪,丹心一片许乡愁。



剪纸 ■ 沈琴琳

北海道富良野的七色花

■ 王征 摄



(上接第1版)

高山油茶重现天日

“酸甜苦辣涌上心头,百感交集。自己的努力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回报。我为罗田鼓劲,也为自己鼓劲……”2019年4月20日,胡家冲村茶油加工厂试榨出了第一批茶油。这天晚上,郭海洋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话,尽管寥寥数字,但发自肺腑。一整夜,郭海洋激动得难以入眠。从此,不仅村民们榨油不必翻山越岭了,胡家冲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收益。

一些村民对郭海洋的工作还不是太理解,有的甚至问他,“为什么不直接把钱分了,那多方便。”郭海洋耐着性子和大家讲政策的同时,他也明白,一定要有一个因地制宜的产业项目,让村民们看到实惠。罗田县脱贫攻坚有一个硬指标,就是村集体企业的净利润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为了这一条,老郭没少动脑筋。他想过种板栗,想过养殖小龙虾,直到2017年,他发现了村里一片被荒草覆盖的油茶林,眼睛终于亮了。

胡家冲村这片荒废的油茶林有150多亩。村

里人熟视无睹,但在郭海洋眼里,这就是一座金山啊。要复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县林业局跑了不知多少次,终于同意先复垦一小块试试。又通过几次卫星云图比对,林业局终于批复了胡家冲村的复垦申请,中国宝武也为此设立了专门的产业扶贫项目。大热天,郭海洋带着村民们披荆斩棘,干了三个多月,硬是清理了所有的杂树、灌木和荒草,油茶树重现天日。

经过一年的精心养护,当年就收获了2万多斤油茶果。此后的一整年,郭海洋又在油茶的深加工上动起了脑筋,中国宝武先期投入了100万元,在村里建设了一个高山油茶综合加工厂。罗田多山,地无三尺平。郭海洋带着村民们,愣是在半山腰填出了一个坪子,然后选设备、建厂房、培训村民,郭海洋全身心投入。加工厂建成那天,村民们扶老携幼前来,好不热闹。

愿当村头“老槐树”

日久他乡即故乡

下乡扶贫当第一书记,还真是一种缘分。郭海洋常年从事企业文化工作,是个摄影发烧友。摄影友们拍摄的罗田大别山美景曾经让他神往,发心动念要去一游。“这下可好,这一呆就是快4年,自己都成了罗田人了。”在村里呆久了,郭海洋的话语也总透着一股质朴。

郭海洋在村里唯一没有拉下的爱好就是摄影。春华秋实,夏雨冬雪,胡家冲村的一年四季,都在郭海洋的相册里。收割机第一次开进村里,高速公路从村子里穿过……胡家冲村的每一点变化,都在郭海洋的镜头里。郭海洋在《我的罗田我的秋》一文中写道,“心里热爱着罗田这块土地,眼里天天就会有美景。”是啊,郭海洋用镜头记录着胡家冲的秀美山川、村民们的生活百态,新农村的巨大变化。他也用镜头

记录了自己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唐人的这两句诗,也许正是郭海洋心境的写照。罗田县明确规定,扶贫工作人员双休日可以回家住,从胡家冲村到老郭在武汉的家,只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可郭海洋休息天基本都在村里过。从2015年至今,每一个元旦他都在村里。2018年一整个年,郭海洋为榨油厂的项目忙前忙后,老母亲病重住院,也没怎么顾上。直到2019年的小年夜,郭海洋忙完村子里的事情,才来到母亲的病床前。老人家看着他说,“你忙,以后就不麻烦你了。”郭海洋心如刀割,没想到,第二天老母亲就去世了,郭海洋的心里留下了一份深深的愧疚。为儿子,不能尽孝于前,他愧对母亲。可是待到山花烂漫,茶果飘香,丰收的村民们脸上笑意盈盈,他想,母亲一定会理解他的这份大爱。

老郭的微信名叫“老槐树”,问他缘由,他淡淡地说,“槐树嘛,农村很常见,接地气,根扎得深,不张扬。”郭海洋当了半辈子文化人,却能融入这朴实无华的农村生活,一呆就是三年多,他不就是一棵扎根在胡家冲村的老槐树么。这一方山水,这一方父老乡亲,此生或许百转千回,也必然永系梦魂。王磊撰

灯下漫笔

家的变化

■ 金国范

说起来,国人的观念,家就是个窝或巢,即使已婚若无自己的房,那也不能算真正的有了家。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鞍钢,我心中仍念着自幼出生长大的故乡和父母亲。在鞍钢仅生活了三年,即以婚后两地分居为由回到沪上。当时1965年,经组织部门关照,将背景者从三类户口转为二类,实为幸运。

那时来沪就业,首先要做两件事,凭介绍信到单位报到和去派出所上户口,前者关键,后者管粮。自己没房无处落脚,只得先将户口挂在父母家。这是一间石库门的客堂楼,面积19.8平米,本上已有四人,即爹妈加两个弟弟,大弟已上本地大学,实际住校,周末才回打地铺,平时只睡三人。室内大小床各一,加上马桶、大小橱、箱柜和饭桌椅等杂物,空间所剩无几,无法再添一床。按当年标准,人均面积小于3.0平米才算困难户,故咱也不能享受分房待遇。再说上海规定婚房应由女方提出申请,厂方就让我暂栖单身宿舍,这一住就是14年。

1978年,宝钢打下了第一桩,原单位一些因支援建设调入宝钢。虽口头上向组织部门和厂领导提出申请,可名单上无我,回答是刚让你脱产半年去进修英语还没发挥,这么能放呢?好在知悉昔日鞍钢领导来宝钢工程指挥部任职,拜访并表达了自身的困境。不久愿望实现,且妻

亦从远郊调至宝山,结束了多年的半分居生活,分到了带厨卫的50多平米二室房。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领头羊的宝钢生产生活皆不断趋好,我家的房子也搬了好几次,从二室户调整至三室半一厅,再到三室一厅全向阳近100平米的末次福利房,住房面积越来越大,房型越来越好。老厂同事知后纷纷议论,昔日宝钢初建,感觉其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商业欠发达、看病难、高档文娱活动场所稀缺……总之,宁要市区一张床也不拿宝钢一套房,真是目光太浅啊!听得自己心里喜滋滋的,没有改革开放哪有今天?此处离长江甚近,背靠公园,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宝钢泳池全年免费开放,以为就此终老。

谁知,随着岁月流逝,妻双膝发炎关节积水,肿得与大腿一般粗,上下楼梯困难,看病时连公交车都上不去,只得用轮椅。孩子们工作,居住皆在市区,虽有车也因距离远水救不了近火。无奈之下,向面积换距离,搬至内环外的高层电梯房18层上。既接近了小辈,便于相互照应,又免去攀登台阶之苦。

家的变化,实质是感恩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平头百姓生活的不断向好。